

青未了·城市部落

城市部落
chengshibukuo

小浮生

安宁专栏



安宁,生于泰山脚下,80后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,代表作《蓝颜,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催熟

可是这被俗世里摸爬滚打的大人们一路逼着、催熟了,我却宁愿他在童真的温暖躯壳里呆上一会儿。

对门新来了一个6岁左右的小男孩,尽管穿了一身簇新的衣服,但那口浓重的河南方言,还是掩不住他初来乍到的羞涩和紧张。在楼道里遇到过他和对门男主人几次后,便知道他的父母都在北京打工,他又到了上学的年龄,便被父母接了来,暂时住在舅舅家里,并借读于附近的小学。

起初还有一两个同龄的孩子出于好奇和新鲜,千方百计地接近他,并讨好地教他一些好玩的游戏。但那新鲜劲一过,再加上男孩土里土气的方言,跟痞味浓郁的北京话有些隔阂,周围的小孩子便纷纷远离了他。

他的舅舅大约在一个单位做着不大不小的官,常常就有人提了东西,在没有月亮的晚上,贼头贼脑地过来送礼。每一次我都看见是男孩在开门,有时客人为了搭讪,客气地说句废话,问他陈科长在吗,他就冷冷地闪开身,朝沙发上一努嘴,算是做了答复。他这样的举止,常常会换来舅舅的呵斥,说,小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,说句话还累死你不成?!但有时候,做舅舅的也会冷着脸,装作品茶,对来客连欠身迎接的力气都没有。这大抵是因为他的舅舅一眼扫过便已判断出来者带的东西并不贵重,心里先不屑了几分,所以也就不计较男孩的无理。

男孩的舅舅显然是一个擅长



办事的人,否则也不会隔三岔五地便有人来敲他家的门。男孩当然没有自己的书房,要挤在茶几上,边听大人们谈话,边写老师布置的作业,所以难免走神,在作业本上弄些错误出来。有一次我在楼道里遇到他的舅舅,他正在接听男孩班主任打来的电话,说他上课心不在焉,作业也应付了事,竟然还在上面画起画来。他的舅舅问画的什么,老师便回答说,画了一大瓶茅台,一小瓶二锅头,还有个一只眼睛兴奋发光一只则冷淡白眼的男人脸。当天晚上,我便听到对门传出男孩被打的委屈的哭喊声,还有他舅舅气愤的责骂声。

几天后我便见到了男孩的父母,他们的穿着告诉我,这是一对在某个粉尘飞扬的工地上干活的

夫妇。他们提了东西小心翼翼地敲着对面的门,我从猫眼里看到他们将手里的水果紧张地提起放下,又放下提起,还不住地拍打着身上的灰尘。片刻之后门打开,男孩首先冲出来,抱住了他的母亲。男孩的舅妈客气地将东西提过去,又假装唠叨话似的,说,这孩子不知道是想你们了,还是不适应北京的生活,上学上得没他舅舅那时带劲啊。这句话立刻让做父母的局促不安,一个劲儿说这孩子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,实在不行等过阵子还是把他送回河南老家去吧。

但也只是这样说说,男孩还是留了下来,一天天背着书包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,并变得愈加沉默寡言,连小区里爱逗他说河南土话的大妈大爷们也懒得再跟他搭话。只

有花园里那条流浪的小狗,倒是跟他相处融洽,还能常常从他那里领到一份小笼蒸包的恩惠。我也只有在他和流浪狗玩耍的时候,才能够从他的脸上瞥见一抹孩子才会拥有的童真。

暑假到来的时候,男孩终于有机会回河南老家,他即将离开的前一天,我又在花园里遇见了他。不知是因为要回家的兴奋,还是因为他与流浪狗玩得开心,竟然没有介意我坐在他的旁边,并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搭讪。

我记得当我试探着问他喜不喜欢自己的舅舅时,他给了我一句意想不到的回答。彼时他头也没抬,就冷冷道:他就会装模作样!说完了便不理睬我的惊愕和更多的问题,带着流浪狗走开了。

我在夏日傍晚蒸腾着暑气的路灯下,看着这个背影瘦削孤单的男孩,无声无息地穿过一丛灌木,又经过几株法桐,最后拐过一个楼角,消失不见。我突然觉得有些难过,为这个本应舞着刀枪棍棒、在父母怀里撒娇的童心未泯的男孩。每一个小孩都曾经盼望着快快长大,可是这被俗世里摸爬滚打的大人们一路逼着、催熟了,我却宁愿他在童真的温暖躯壳里呆上一会儿,再呆上一会儿,一直将这个童年的梦,做到天光大亮自然醒。

江湖再见

韩松落专栏

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络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一片红

当然,要改变的事情太多了,时光旅行一百次,都不够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某天,电视台播放邮票收藏节目,提到某个邮票,我母亲瞄了一眼,轻描淡写地说:“这个邮票,我本来有很多。”我大惊,连忙问:“本来?很多?后来去哪儿了?”我母亲语焉不详地说:“退回去了。”“为什么要退回去?”我母亲看看我父亲,笑说:“以后告诉你。”

1968年,我母亲二十岁出头,在新疆策勒县当话务员,据她说,工作十分轻松,五个女孩子倒班,每人每天只需要上班五六个小时,而且通常整天也没有一个电话,她们就把办公室门关了,抵一张椅子在门后,让推门的人略微费点周折,好让她们较为从容地将正在织的毛衣塞进抽屉里。办公室很宽敞,夏天凉爽,冬天烧煤炉,煤就堆

在院子里,屋子里的煤烧完了,就用铁皮簸箕铲一点回来。

我母亲原来的志向不是话务员。1966年,她高中毕业,参加高考,打算报考新疆医学院。考试前一天,学校接到通知,她的父亲、我的姥爷,历史有问题,她没资格参加高考,即便考了也不能录取。她硬是进了考场,考了物理、化学两门课程,在众目睽睽下第一个交卷,仰着头离开,再也没进考场。后来公布分数,两门课她都考了全考区第一。“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,我不是考不上。”她后来这样说,语气里还带点赌气。

话务员职位,依旧让人艳羡,这全凭我姥爷,虽然有所谓“历史问题”,但在当时当地,还有点余

威。话务班的女孩子,个个都有人排队追求,我母亲也有众多追求者,其中一位,接连写了几封信,都得不到回音,气愤之余,寄来一堆邮票,在上世纪60年代,那是一种发泄,带点讥讽,言外之意是:“难道你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?”我母亲将那些邮票原样寄回,从此那边再没音讯。

寄来的邮票里,有一排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,邮票本应在1968年11月25日发行,但11月中旬,邮票就已经印制完毕,并分到各省,尤其新疆,物资优先供应,邮票也提前发到,在11月20日后就发售。11月23日,北京有人发现邮票上的地图绘制有误,报告上级,邮电部迅即发出通知,停止发售,退

回邮票,并统一销毁。

我问母亲:“大家就老老实实交回去?”“那个时候又没有错票的概念,再说,地方小,谁买了都清清楚楚,通知了之后,大多都交回去了。”“寄给你的那些,你留着也没人知道。”“那倒是。但是谁能想到有这么一天?”

后来她生病,去世,生病八年,花销巨大,我家负债累累。她去世前两年,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的直双连,拍出30万高价,是她八年花销的三倍还多。去年,我有朋友做邮品,我问他,“一片红”卖到多少?单张是75万。

我常想乘着时光机回去,把那封信拦截下来。当然,要改变的事情太多了,时光旅行一百次,都不够。

心理红楼

吴克成专栏



吴克成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专栏作家。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50家》。

阔太太站街

一味由着性子恣情纵欲,再阔的太太最后也只能去站街。

这世道,哪里还有铁打的营盘?米高梅这头雄狮怒吼了86年,原以为它能修成金刚不坏之身,谁知雄狮转眼也成了浮云——去年的11月3日,米高梅宣布破产,转眼已有一年。阔太太沦为站街女,搔首弄姿,谁出钱多谁就可以领回家做二房去。

从前它可真是只肥鹅。米高梅的宣传部门曾经这样为他们的公司打广告:从米高梅拿工资的明星,比天上的星星还多。这广告做得货真价实,一点没掺三聚氰胺,1932年拍的那部《大饭店》里就有七颗星星互相辉映:琼·克劳馥、葛丽泰·嘉宝、约翰·巴里摩尔、华莱士·比利……拿过任何一颗,都照得亮万里山河——连酒店门房都是琪恩·汉旭特。

败家子之一是美国赌业大亨柯克·克尔科里恩。他执掌米高梅

后,赌性不改,《乱世佳人》、《魂断蓝桥》……为他赚得钵满盆盈,他却不拿蛋来生鸡,偏由着性子去投入赌博业,鬼迷了心窍且自以为是惯了,哪听得进逆耳的忠言?现在倒好,鸡飞蛋打,阔太太也要归人家。

薛蟠跟他比,败家的本事有过之无不及。曹雪芹说他是“天下第一弄性尚气的人”,“五岁上就性情奢侈,言语傲慢……终日唯有斗鸡走马,游山玩水而已”。这还不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他的绝活是杀人,血肉之躯到他眼里都成了瓜菜,切起来眼都不用眨。第四回一出场亮相就打死了薄命郎冯渊,第八十六回里,只因酒店里跑堂的拿眼多瞧了蒋玉菡,又找茬用酒碗把人家送上了西天。“人命官司一事,他竟视为儿戏,自为花上几个臭钱,没有不了的”。他没有个叫“薛刚”的爸喊来壮胆,即使

有他也不屑这样做,他开张的胸胆本来就是野兽味的,哪需借外力来画蛇添足?

心理学里提到一种自我控制能力,薛蟠缺的正是这根筋。所谓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个体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,适当地控制、调节自己的行为,抑制冲动,抵制诱惑,延迟满足,保证目标实现的一种综合能力,是一个人少犯错误、走向成功的重要心理素质。

美国心理学家拿破仑·希尔曾对美国各监狱的16万名罪犯做过调查,90%的人认为是缺乏自制力最终让他们沦为阶下囚。他还提出了培养自制力的方法,这就是“自制的7个C”,列几条在这里,有兴趣的不妨闭关修炼一番试试。

第一要控制时间,玩鸡玩鸭只能业余时候当舒筋活骨,不可一个猛子扎进去忘了正业,更不可玩过

界,以为自己长出了鸡鸭羽毛混迹其中被鸡鸭玩;第二要控制承诺,承诺前舌头先打几个结,若是蒂未落就摘瓜,不苦就烧了高香,想甜就更不容易,何况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,兑现不了,等于自己掘好坑跳进去,自己为了自己掘墓;第三要控制接触的对象,凤凰来约你一起找梧桐树可以,倘若偷鸡的狐狸来敲门,建议你还是挂出“请勿打扰”,一旦打开门不要紧,请神容易送神难,骚味一辈子跟着你;第四要控制忧虑,刀离脖子十米远,先担心痛,自己拿刀抹下来,未免傻帽……

总之,不是遇到天塌了之类的事,“且慢”二字先高高祭起,眼光放长远,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两眼紧盯着鼻尖,一味由着性子恣情纵欲,再阔的太太最后也只能去站街。